

## 試論副詞「並」的歷史發展

蘇政傑\*

### 摘要

前人長期關注「并」的發展，「並」的歷史演變受到忽視。本文透過語料庫的資料，排除「并」與「併」的用例，考察副詞「並」的產生及發展演變的過程，並以語法化理論對其演變提出初步的解釋。表並列、並排的動詞「並」在先秦時期發展為方式副詞。魏晉南北朝之後，「並」在方式副詞的基礎上衍生出範圍副詞用法，之後轉為語氣副詞。「並」經歷了以下的語法化鏈（grammaticalization cline）：動詞→方式副詞→範圍副詞→語氣副詞。引發副詞「並」語法化的機制包括：重新分析、類推、語用推理、轉喻、主觀化。此語法化鏈展現了去範疇化、專一化、層次化、存古化等語法化特徵。尾末透過「並」的歷時考察，進一步探索誘發此語法化過程的普遍機制。

關鍵詞：並、副詞、歷史發展、語法化鏈、語法化理論

---

\*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國立清華大學語言中心兼任講師。

#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Adverb BING

Su Cheng-Chieh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Part-Time Lecturer, Language Center,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verb BING alo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line into an adverb. Based on the in-depth examination of corpus data, it is argued that BING is developed from a full-fledged verb into a manner adverb, through a scope adverb and then into a mood adverb. We propose a preliminary account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adverb BING in terms of reanalysis, analogy, pragmatic inference, metonymy and subjectivisation. The evolvement exhibits grammati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ecategorization, specialization, persistence and layering. In concluding we try to fathom the universal mechanisms to trigger such a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BING, adverb, diachronic development, grammaticalization cline,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 試論副詞「並」的歷史發展<sup>1</sup>

蘇政傑

## 一、前言

揭示副詞的產生和發展是漢語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于江(1996)、郭齊(2000)、徐朝紅(2002)、曹煒(2003)等曾對漢語史上的連詞「并」作過若干討論。這些研究大抵以「并」的連詞與介詞用法為中心，並略舉些歷史用例加以說明。「並」的副詞用法研究大都是側重於探討其共時語義、語用等面向。「並」的演變研究付之闕如。因此，副詞「並」的歷史發展值得進一步地深入考察。

「並」(bing<sup>4</sup>)，《廣韻》蒲迴切，上迴並。陽部。《說文》：「立鈐立，併也。人鈐人二立。」林義光《文源》：「象二人並立形。」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提及：「合一為并，對峙為併。」例如：「兼并」用「并」，「併肩」作「併」。副詞往往寫作「並」，用在「並出」、「並包」。然而，這些區別並不嚴格。「兼并」在現代漢語往往作「兼併」，而「併肩」有時寫作「並肩」。

《古代漢語字典》與《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皆指出，「并」、「並」、「併」在初期並不完全通用。「并」、「併」同義，表兼併義動詞，常作「并」或「併」；但「并」與「並」不是同義詞，表一起、一齊時，一般寫作「並」，很少寫作「并」

<sup>1</sup> 本文採用的語料取自「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古代漢語語料庫」，謹申謝忱。除了語料庫的材料，同時參考了于江(1996)、郭齊(2000)、徐朝紅(2002)、曹煒(2003)、裴學海(1954 [1932])、王力(1982)、程伯鈞等(1975)、李孝定編述(1965)、楊樹達(1978 [1928])、太田辰夫(2003 [1958])、香坂順一(1992 [1987])、葛佳才(2005)。本文的靈感來自臺灣閩南語差比句的生成語法研究。先後得到蔡維天教授、曹逢甫教授、連金發教授惠賜寶貴建議，不勝感激。匿名審查者的匡正受益良多，特此致謝。

或是「併」。

《王力古漢語詞典》指出：「在上古，『并』、『並』、『併』這三個字同義不同音。『併』，卑政切；『并』，卑盈切。兩字古韻耕部。『並』，蒲迴切，古韻在陽部。『並』的古體是『竝』，一般作副詞，用在『並且』、『並包』、『並驅』等詞中。」

在文獻上的分佈上，「并」在形成初期為大宗。在先秦時期的「并」往往通「併」，但與「並」仍有區別，例如：「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史記·本紀·秦始皇本紀》）<sup>2</sup>

《古代漢語虛詞詞典》指出：

「並」，義為「並排」、「挨著」。「並」的虛詞義由本義引伸而來。可作副詞、連詞和介詞。作副詞和連詞的從古至今變化不大；介詞現代漢語中已不用。

由上述書證可知，早先的動詞「並」引申出了連詞和副詞的用法。由於學術水平有限，我們目前無法清楚地辨別「並」的連詞用法，再加上「並」和「并」在連詞用法上的混用，導致連詞「並」的用例早晚與多寡難以確認。因此，本文透過語料庫的材料，將研究重點放在「並」的副詞發展上。為了避免爭議，排除「并」與「併」的用例。本文主張，早先表並列、並行的動詞「並」，引申出表一齊、一同的方式副詞，之後發展為表總括、量化的範圍副詞。在範圍副詞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引申出語氣副詞的用法。

語法化屬於歷史語言學的範圍，主要指的是語法範疇和語法成分產生和形成的過程或現象。語法化現象是指語言中實義詞無實在意義、或結構變成表達語法功能的語法成分、或者一個不太虛的語法成分變成更虛的語法成分。語詞的語法化除了實詞虛化以外，還包括虛詞虛化以及詞彙化。語法化過程中也往往伴隨著音變。綜上所述，語法化過程實際上是一種語音、詞彙、語法、和語義多元互動的複雜過程（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 Harris and Campbell

<sup>2</sup> 「並」也是一種姓氏。《萬姓統譜·迴韻》：「並，見《姓苑》。」

1995; Heine 1991; Heine, Claudi and Hunnemyer 1991; Taylor 2003;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借鑒前人的考察基礎，本文透過描述與解釋並重的方法論，探求副詞「並」的語法化歷程，試圖對副詞「並」的形成和發展加以論述，並以語法化理論解釋「並」的詞彙語法化歷程及其演變機制。「並」起先作為並列、並行的動詞，經歷了以下的語法化鏈（grammaticalization cline）：動詞→方式副詞→範圍副詞→語氣副詞。實現這種語法化的機制包括：重新分析、類推、語用推理、轉喻以及主觀化。其語法化特徵為去範疇化、專一化、層次化、存古化。

除了前言之外，本文的組織如下：第二節是「並」的歷史研究回顧。主要闡述前人有關「并」的分析成果，同時說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並揭示副詞「並」的演變發展。第三節透過語料庫的檢索，考察檢視副詞「並」在不同時期的特點，並對其意義的發展、分佈及功能進行描述。第四節則是從語法化理論的視角，解釋副詞「並」的產生及發展機制。第五節是結論，除了概括本文的研究成果之外，透過副詞「並」的發展研究，探討引起此語法化過程的普遍機制。

## 二、「並」的歷史研究回顧

有關「並」的歷史研究，我們尚未見到專門的探討。前人主要圍繞在連詞「并」的發展上，文中多少對「並」的用法稍作著墨。本節我們簡要地介紹有關連詞「并」的分析，如此能加深我們對副詞「並」的探討與認識。

于江（1996）指出，並且義的連詞「并」是從表合併、兼併的動詞「并」而來。這種用法在《莊子》就已出現。西漢以降，「并」可以連接動詞性成分以及名詞性成分。宋元之後，「并」逐漸用於名詞成分的連接。「并」亦可作為介詞，表連同、包括，這種用法始於漢代。于文提及，由於宋代之後，「和」大量地作為連接名詞和代詞的連詞，「并」的連詞用法遂逐漸消失。

郭齊（2000）將「并」的用法作了劃分，並對連詞「并」的歷史發展提出了深

入肯綮的觀察。郭齊認為，連詞「并」產生的時代為西晉較為可行。郭文主張，動詞「并」發展出副詞和介詞的用法，連接名詞性成分的並列連詞是來自於其介詞用法，而連接動詞性成分的並列連詞是來自於其副詞用法。<sup>3</sup>郭文同時指出，表合併、兼併的動詞「并」發展出了表示一起、一齊的副詞，而表示並排、並列的動詞「並」也同樣引伸出了類似的用法。郭齊大致認同于江的看法，名詞性連詞「并」的消失，是受到新興連詞「和」的排擠。

曹煒（2003）主張，連接名詞性成分的並列連詞「并」，出現的時間不晚於東漢，大量使用則在明初，到《金瓶梅詞話》時代，用法由單一而日趨多樣，這種情形經《紅樓夢》，一直持續到《兒女英雄傳》時期。「并」作為並列連詞比較頻繁地使用是在《三國演義》中。但是在 20 世紀初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中，作為並列連詞的「并」的用例則明顯減少，甚至消失。到了五四以後，只剩下了作語氣副詞和遞進連詞的「并」，而作並列連詞的「并」消失了，最常見的並列連詞是「與」、「和」等。並列連詞「并」並未像其他「和」類虛詞所經歷的發展一樣，由伴隨動詞演變為伴隨介詞，再發展為並列連詞（參見吳福祥 2003）。並列連詞「并」是從動詞直接語法化而來。

徐朝紅（2007）從佛經文獻出發，指出連接名詞性的並列連詞「并」產生於東漢。徐文調查了後漢所有的漢譯佛經，發現「并」一共出現了 68 次，其中作並列連詞的有 11 次。並列連詞「并」占全部出現次數的百分比是 14.7%，對於一個新產生的虛詞來說，這個比率是不低的。此外，並列連詞「并」不只是出現在漢譯佛經裏，在後漢的中土文獻裏也有出現。綜合佛經文獻和中土文獻並列連詞「并」的語言事實，徐文認為並列連詞「并」產生於東漢。

這四篇文章的共同之處在於，「并」與「並」不分。這可能是後人抄寫時不加以區別，也可能是中國大陸實行文字規範化導致。中國大陸以「并」取代了「並」、「併」，因此眾多文獻作「並」、「併」者，現今幾乎都作「并」。以于江（1996）文中的一例說明：「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

<sup>3</sup> 楊樹達（1978）在《詞詮》一書中也有類似的看法。有關「並」、「并」、「併」用法之間的深入論述，詳參裴學海（1954 [1932]）、王力（1982）、程伯鈞等（1975）、李孝定（2004 [1965]）、楊樹達（1978）。

冕之賞弗能勸。」（《莊子·外篇·胠篋》）檢索語料庫之後，我們發現此例中的「并」事實上應作「並」。同時，上述文章對於「並」的連詞和介詞用法並未詳細釐清。一般而言，介詞往往與其後的賓語形成介賓詞組或是介詞詞組（prepositional phrase）。然而，從前人舉的例子來看，「并」為何能充當介詞往往語焉不詳。舉郭齊（2000）文中一例來說：「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後漢書·呂強傳》）郭文認爲此例的「并」是介詞，但是原因為何卻未說明。如同香坂順一（1992 [1987]）所言：「並列連詞『并』的大量使用是在與《三國演義》差不多同時問世的《水滸全傳》中，這種『并』是連詞還是介詞？還很難說。從它的位置看，也許不是介詞，但也可以看作介詞的後置。不過，它有明顯連接體詞、片語的職能，還是看作連詞比較好。」我們掌握的文獻也顯示，並列連詞「并」可以連接名詞性成分、動詞性成分以及分句。

我們認爲，從句法位置上看，早期文獻中的「并」有明顯連接主語、動詞性成分的功能，理應不是介詞。假如「并」可以作爲介詞，從文獻脈絡來看，也很難論證「并」的連詞用法是從介詞虛化而來的。「和」類虛詞均經歷這麼一個語法化鏈：伴隨動詞→伴隨介詞→並列連詞（吳福祥 2003）。曹煒（2003）則認爲，連詞「并」的發展是由動詞直接語法化爲并列連詞，即「并」的語法化沒有經歷伴隨介詞這個階段。某些連詞的平行發展支持了曹煒的看法。劉丹青（2003）指出，吳語早期並列連詞「搭」是直接由動詞演變出來的，無需經歷介詞的階段。周剛（2002：177-179）也提及，並列連詞「和」同樣是從動詞「和」直接虛化而來。

回頭談本文的重點「並」。以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爲檢索對象，連詞「並」只找到兩例。

- （1）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莊子·胠篋》）
- （2）欲肆其心，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轔焉，祭公謀父作祚昭，以止王心。（《孔子家語·正論解·第四十一》）

此例中的「並」是不是能作介詞？區分伴隨介詞（comitative preposition）與並列連詞（coordinating connection）並不容易。朱德熙（1982）提出兩項標準以區別連詞「跟」，分別為：（a）連詞「跟」的前後兩項可以互換位置，基本意思不變；介詞「跟」的前後兩項互換位置以後，意思跟原來完全不同；（b）介詞「跟」前邊可以插入修飾成分，連詞「跟」前邊不能插入修飾成分。由於找到的用例過少，朱德熙提出的劃分標準無法適用於「並」。

我們進一步檢索了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倒是檢得了許多並列連詞的例子。例如：

- （3）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紅樓夢·第一回》）
- （4）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嬭嬭並五六個丫鬟，簇擁著三個姊妹來了。（《紅樓夢·第三回》）
- （5）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紅樓夢·第三回》）
- （6）委官問老院子並四鄰人等，卜吉如何趕這女子落井。（《平妖傳·第二十五回》）
- （7）今早門不開，戶不開，小人的兒子並媳婦，都不見了。（《平妖傳·第二十三回》）
- （8）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著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著說話。（《金瓶梅·第四十三回》）
- （9）晁蓋、宋江並眾頭領送行已罷。（《水滸傳·第四十三回》）
- （10）且說呂樞密在城中心慌，便與金節、許定並四個統制官商議退宋江之策。（《水滸傳·第一百十二回》）
- （11）清早都在薛家吃了早飯，各家的父兄並連春元父子都在狄家看著送他們起身。（《醒世姻緣·第三十七回》）
- （12）相主事娘子抱著往上撮，相主事叫起爹娘並那上宿的丫頭媳婦。（《醒世姻緣·第七十七回》）

(13) 我等過此，因元夜觀燈，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是我請天神收伏。（《西遊記·第九十二回》）

(14) 那后妃並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西遊記·第九十五回》）

對於「並」的連詞用法，我們暫時無法提出論述。假使「並」發展出了連接名詞性成分的並列連詞，則會產生三個潛在性的問題。首先，連詞用法可能是直接從動詞虛化而來。從規律概括的角度來說，動詞「並」即經歷了兩條語法化路徑。其一是轉為副詞，其二則是連接名詞性成分的並列連詞。<sup>4</sup>其次，假如「並」的連詞用法是由副詞虛化而來，那麼是由什麼樣的副詞而來？再次，連詞「並」是否進一步虛化為副詞？我們推論此說法較不可行。相較於一般的實詞，連詞和副詞的虛化程度往往是相同的（吳福祥 2005）。<sup>5</sup>關於這部分的議題，留待未來深入探究。

大體而言，「並」和「并」由於後來發展的相合，又加上語音的相似，在書面的寫法上逐漸混淆。文字規範化則使得相關研究有所偏誤。檢驗了副詞「並」的演變，我們認為「並」由表並排、並列的動詞發展為表一齊、同時的方式副詞，無論是其演變動因或是文獻證據，都具有相當的說服力。指涉具體動作的方式副詞「並」，進一步引申為表示抽象總括意味的範圍副詞，再演變為表主觀情態的語氣副詞。下文我們將提出理據，論證「並」從動詞最終演變為語氣副詞的可能性。

### 三、副詞「並」的歷史演變

#### （一）「並」的共時用法

探討「並」的歷史演變前，我們先略述「並」的共時用法及意義。參考了曹煒

<sup>4</sup> 針對語法化路徑的雙向性，張麗麗（2006）探討了諸多具有啟發性的議題。有興趣者可參看。

<sup>5</sup> 同時，這樣的分析也可能違反了語法化理論中的單向性假設。單向性（unidirectionality）假設指的是，語法化的演變是以「詞彙成分 > 語法成分」或「實詞 > 虛詞 > 零形式」這種方向進行的（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Traugott 1995）。

(2003)、馬真(2001)、溫鎖林(2009)、《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八百詞》、《現代漢語虛詞例釋》、《現代漢語虛詞詞典》，「並」在現代漢語中主要有動詞、連詞以及副詞三種用法。「並」的共時句法、語義及語用功能分別如下所述。

「並」作為獨立動詞少見。「並」作為連詞，用於連接動詞性詞語或分句，後一分句的主語往往承前省略，表示並列關係。例如：

(15) 我支持這項決定，並加以宣導。

(16) 他出席了開幕式，並作大會發言。

(17) 全班同學每人訂三份立場不同的報紙，並擇定一個候選人作為支持對象。

(18) 胡適曾發起政治研究會，並擔任過世界學生會會長。

充當副詞的「並」在現代漢語中主要有兩種基本作用：一是較為文言的用法，多與單音節詞合併形成了凝固詞。這樣的凝固詞包括同義複合詞和偏正複合詞。同義複合詞檢得的例子不多，例如：「並且」。<sup>6</sup>偏正複合詞則是指涉句中兩個以上的論元同時進行某事、具有同等地位、或是受到同等對待。例如：

(19) 並論

(20) 並列

(21) 並行

(22) 並重

二是用在否定詞前，具有加強否定的功能，學者們通常將它視為語氣副詞。「並」置於「不、無、沒(有)、未、非」等否定詞前，有否定某種看法，說明真實情況的意思。例如：

(23) 你別誤會，我並無惡意。

---

<sup>6</sup> 我們會在第四節對「並」的詞彙化議題加以闡述。

(24) 米酒降價並沒有違反國民待遇原則。

(25) 黑人困境並未因黑人總統而改善。

(26) 我國醫保產品進出口並未受到政策面的影響。

副詞「並」同時出現在成語或慣用語中，通常是表示一起、同時，如(27-28)；表示皆、都，如(29-30)；或用於否定詞前，如(31-32)。

(27) 並駕齊驅

(28) 並肩作戰

(29) 相提並論

(30) 兼收並蓄

(31) 並行不悖

(32) 並無二致

從語義及語用方面觀察，「並」具有否定預設的功能。「並」能放在否定詞前邊，有否定某種看法，說明真實情況的意味。觀察以下問句：

(33) 你知道昨天地震嗎？

A：我不知道。

B：我並不知道。

(34) 你是否收到了入學通知？

A：我未收到。

B：我並未收到。

一般否定的回答可以是 A 句，或是回答帶「並」的 B 句。比較兩例答句可以發現，一般的否定只是客觀地陳述一個事實，而「並」的使用帶有「說話者以為收話者已知道此一事實，而事實是否定的」這樣的解讀。「並」具有增加否定中的反駁意味。使用語氣副詞「並」時，不僅僅是對某一事件的確認，而是回答者認定「說話者已經認為自己知道某事」。於是語氣副詞「並」的使用可以視為是一種否定預設。

下文探討語氣副詞「並」的形成過程，摘舉數例說明副詞「並」的用法、功能

及其詞彙語法化發展。

## (二) 副詞「並」的形成過程

### 1、動詞

「並」在先秦時期時常作動詞，意思是「並列」或「並排」。例如：

- (35)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史記·樂書第二》）
- (36)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儀禮·公食大夫禮》）
- (37)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甕，陳於楹外，二以並，北陳。（《儀禮·公食大夫禮》）
- (38) 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孔子家語·禮運第三十二》）
- (39) 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孔子家語·正論解第四十一》）
- (40) 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儀禮·少牢饋食禮》）
- (41)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左傳·昭公》）
- (42) 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韓詩外傳·卷一》）
- (43)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醯醢，屈。（《儀禮·聘禮》）
- (44)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莊子·馬蹄》）

### 2、方式副詞

動詞「並」首先轉化為方式副詞，意思是一齊、一起，表示兩個以上的動作或

事件同時發生。《史記》、《左傳》、《詩經》中的「並」可出現在動詞前，作方式副詞用。方式副詞是指一般出現在動詞前面作狀語，語義上則是從動作發生的時間、順序、情狀、以及動作的量等方面對動詞進行修飾的副詞。<sup>7</sup>「並」的方式副詞用法在先秦已經相當成熟。例如：

(47)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禮記·月令第六》）

(48) 既醉而出，並受祈福。（《詩經·小雅·賓之出筵》）

(49)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詩經·秦風·車鄰》）

(50) 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戰國策·楚》）

(51)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禮記·大學·第四十二》）

(52)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左傳·成公》）

(53) 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史記·列傳·淮南衡山列傳》）

(54) 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史記·列傳·太史公自序》）

(55) 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新序·雜事第二》）

(56) 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刺奢第六》）

或許有人會認為，「並」的動詞和方式副詞出現時間幾乎一樣，何以說方式副詞源自於其動詞用法？從理論意義來說，和動詞比起來，副詞是較為虛化的詞彙。同時，動詞「並」可以獨立出現於分句尾，如例（44）所示，然而副詞「並」往往出現在動詞前，或是與動詞形成複合詞。動詞「並」出現在連動式首動詞的位置上，此句法位置與狀語類似，於是逐漸語法化為副詞。動詞「並」虛化為副詞之後，由表示

<sup>7</sup> 這類副詞一般稱為方式副詞，有的文章稱為情態方式副詞、方式狀詞、描摹副詞、方式狀語、方式類描狀副詞等（參見何洪峰 2010；張誼生 1995、2000）。

具體動作轉為表示動作的方式或樣貌。此副詞的意思通常是「一起」、「同時」、「一齊」，動詞「並」遂轉化為方式副詞。事實上，方式副詞的用法在宋元之後依然常見。例如：

(57) 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58) 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紅樓夢·第六十九回》）

(59) 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攜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閻踢行頭。（《金瓶梅·第十五回》）

(60) 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腳兒並立。（《金瓶梅·第二十一回》）

(61) 且下船裏進發。岸上人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水滸傳·第十九回》）

(62) 兩馬相交，二般軍器並舉。（《水滸傳·第一百十九回》）

(63) 第三頂是麻從吾合推官的兩頂轎，左右並行。（《醒世姻緣·第二十七回》）

(64) 無欲不得。無求不成。喜則鸛鷺並進。（《關漢卿戲曲集·溫太真玉鏡臺》）

### 3、範圍副詞

接著談範圍副詞的產生。<sup>8</sup>例(65)中的「並」可解讀為方式副詞，表「一齊」、「同時」，或是範圍副詞，表「都」、「皆」。可見，方式副詞具有分析為範圍副詞的可能性。

(65) 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史記·列傳·屈原賈生列傳》）

<sup>8</sup> 太田辰夫（2003 [1958]）應是最早研究範圍副詞演變的學者。有關的範圍副詞歷史發展綜述，可參見太田辰夫（2003 [1958]）、何樂士（1992）、車淑嫻（2009）、齊春紅（2008）等。

一般而言，範圍副詞指的是表示範圍、具有語義指向功能、總括句中某一語法成分的副詞（參見車淑嫻 2009；張誼生 2000）。作為方式副詞的「並」，具有「同時」、「一齊」、「一起」的方式義，表示兩個以上的論元或客體同時進行或是同時經歷某事件或動作。方式副詞往往含有隱性的範圍義，方式副詞「並」和範圍副詞「並」因此具有明顯的源流關係。

從語用學的角度觀察，方式義的詞語往往蘊含（*entail*）範圍義的詞語。蘊含的定義可以透過以下的描述表示：「一旦命題 A 蘊含命題 B，即是指當 A 為真時，B 必定為真；但當 B 為真時，A 不見得為真。」為了更清楚瞭解蘊含的概念，我們透過方式副詞「同時」與範圍副詞「都」的用法作為說明。張三和李四同時做了某一件事」這樣的事實，蘊含了「張三和李四都做了某一件事」的事實。然而，「張三和李四都做了某一件事」這樣的事實，並不會蘊含「張三和李四同時做了某一件事」的事實（兩人可能一前一後）。<sup>9</sup>據此，副詞「並」一旦具有了方式義，遂有機會進一步泛化為範圍義，從而演變為範圍副詞。表方式與表範圍的主要區別就是，前者重在動作或是事件的同時性、一致性、具體性，而後者重在論元或客體的總括性、量化性、抽象性。

經過檢索，方式副詞「並」的用法在先秦時期為大宗。因此，雖然部分用例有歧解的情況發生，我們仍然無法確認範圍副詞萌芽於先秦。<sup>10</sup>位於動詞前的「並」往往作方式副詞，因此我們傾向認為，出現在繫詞「是」之前的「並」是標準的範圍副詞，用法相當於「都」、「皆」。由於方式副詞和範圍副詞「並」均指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對象，副詞「並」不再強調時間上的同時性時，便可表範圍上的總括義。據此推斷，範圍副詞「並」較有可能產生於魏晉。檢得的例子如下：<sup>11</sup>

<sup>9</sup> 蘊含（*entail* 或 *entailment*）是語義學或語用學的術語，其定義相當於邏輯學中的蘊含（*imply* 或 *implication*）。相關概念參看姜望琪（2003）、Carston（2002）、Levinson（1983）。

<sup>10</sup> 何樂士（1994：201-209）指出，《左傳》中充當副詞的「並」有 14 例。「並」具有兩個意項。一個表「同時一起」、或「一起」之意，另一個表「全都」、「普遍」之意。但有時這兩項含意在上下文中處於兩可的情況，則不必過於拘泥。

<sup>11</sup> 一位匿名審查者指出，此處的例證皆為「並是」而非「並」，是否應視為詞彙化後的詞彙看待。這的確是一種可能性。然而，「並是」是否已自成一個音步（*foot*）或是一個詞組（*constituent*），目前缺乏文獻證據而無法判定。同時，「並」在這些用例中依然具有全稱量化的功能，語義指向主語

- (66) 他各本作涼，並是漢字訛。(《華陽國志·卷一》)
- (67) 李德林獨進計雲：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隋書·卷四十二》)
- (68) 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通典·卷九》)
- (69) 百官家蓄絲竹及給使口，並是朝恩，優寵資給，故附於庶僕俸料之後。(《通典·卷三十五》)
- (70) 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 (71) 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唐會要·卷三十六》)
- (72) 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 (73) 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 (74) 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於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通典·卷一百七十二》)
- (75) 有高齊故武平關，在今縣西三十里，故家雀關在縣南七里，並是鎮處。(《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張誼生(2005)指出，範圍副詞「都」的語法化與其左向全稱量化占了主導地位有關。我們推論，「並」的範圍副詞成熟與其左向概括全稱量化的經常化是否有必然關係，以目前掌握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以例(72)來看，「並」總括量化的是代公、道生，但是在自然語流中，一旦上下文或語境許可，「並」所量化的語法成分往往有省略或隱含的現象。例如：

- (76) 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眾議商量，其吐穀渾部落，或擬移就秦今天

---

或賓語，符合範圍副詞的特徵(車淑姬 2009)。

水郡隴，今汧陽郡或欲移近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貴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為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為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為久長之深冊。（《通典·卷一百九十》）

我們很難說明上例的「並」究竟總括了什麼。因此範圍副詞「並」的產生是否與其左向全稱量化的經常化有關，則因缺乏明確依據而難以遽下定論。

#### 4、語氣副詞

緊接著探討「並」的語氣副詞用法。語氣副詞主要是表達說話人情感、認知的副詞。沈家煊（2001）提及，情感（affect）包括感情、情緒、態度等，而認知（epistemic modality）是指說話者主觀上對命題是否真實所做出的判斷，涉及可能性和必然性等。語氣副詞「並」的形成與否定詞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係。範圍副詞「並」形成之後，可以用來對否定性命題進行全稱量化，因此經常出現在「不」、「無」、「非」、「沒」等否定詞的前面。在否定句中，當量化對象出現在「並」前時，範圍副詞「並」有時可解讀為語氣副詞。下例的歧解可看出，範圍副詞「並」與語氣副詞「並」之間存在著過渡階段。

（77）魏、晉、宋、齊並不置五經博士，至此始置焉。（《通典·卷二十七》）

例（77）中的「並」可以解讀為範圍副詞「都」，但同時亦可表示說話者所表達的語氣，具有一定的主觀情態義。說話者在說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記，這是語言具有主觀性（subjectivity）的表現。「並」的功能可以用來加強否定，於是「並」有了重新分析為語氣副詞的可能性。齊春紅（2008）提及，與否定連用的「並」由於主觀凸顯句中的否定焦點（否定詞通常是句中焦點所在），因此產生了重新分析的可能。底下再舉一例解說。

（78）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三》）

上例中的「並無此三字」可以詮釋為「根本沒有這三個字」。此例中的「並」可替換為「根本」，而「根本」就是一個評注性語氣副詞（張誼生 2000）。一般副詞若

能凸顯否定焦點，都有可能進一步語法化爲表主觀情態的語氣副詞。頻率副詞「又」同樣具有凸顯否定的作用，亦可視爲一種語氣副詞（參看唐子捷 2007：6-17）。隨著強調否定焦點的「並」頻繁地使用，「並」的量化功能逐漸退化，主觀性情態功能則相應地得到了加強，於是加強否定的語氣副詞「並」也就漸漸形成了。

我們還注意到，範圍副詞「並」引申出表示強調的「甚至」義。如下例所示：

- (79) 百姓們先前還有糠草子得吃，今並糠草子都盡，不惟皮毛無存，就是幾根白骨，也支不住了。（《醒世姻緣·第九十回》）

例中「並」與副詞「還」相呼應，意思相當於表強調的語氣副詞「連」。例(79)中，「並」、「連」互通，「並……都」整體用法等同於「連……都」。這點說明了「並」可以強調範圍之廣。此例中的範圍副詞呈現說話者的主觀性，爲範圍副詞朝向語氣副詞的演變提供了佐證。

考察結果發現，「並」最早用於否定詞前，大約是在魏晉時期，然而爲數不多。

- (80) 據上舉王莽改地名諸字推，其時的監字，並無鏡形之義。（《華陽國志·卷一》）

- (81) 五帝兆雍五時，並未合禮。（《通典·卷四十二》）

語氣副詞「並」的使用應是從宋朝開始興盛。宋元之後，「並」大量地出現在否定詞之前，具有加強否定的功能。例如：

- (82) 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朱子語類·卷八十》）

- (83) 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箇時辰，並無一箇人問。（《水滸傳·第十二回》）

- (84) 店小二應道：並無失脫，早早得勝回來。（《水滸傳·第七十四回》）

- (85) 接了抱姬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西遊記·第九十八回》）

- (86) 晁大舍並不知是怎麼緣故，低三下四的相問。（《醒世姻緣·第十一回》）

- (87) 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紅樓夢·第六十三回》）
- (88) 喜得是個淺處，剛剛淹到乳旁，並不曾吃半口水兒，只將衣包都打濕了。（《平妖傳·第十回》）
- (89) 等到屬員和盤托出，他又並不將此款歸入公家，一律飽其私囊。（《官場現形記·三十三回》）
- (90) 起先銀子都歸他一人經手，除掉放賑之外，並無別用。（《官場現形記·三十四回》）
- (91) 兄弟不在上海，諸多簡褻。但是通篇並無一句提到生意之事。（《官場現形記·五十一回》）

根據張誼生（2000）的研究，語氣副詞屬於評注性副詞。「並」是評注性副詞，其主要的功能在於傳達信息。需要強調的是，範圍副詞「並」在明清之後趨於沒落。一方面由於「並」頻繁地出現在否定詞前，其強調否定或預設否定的功能專一化，一方面則是與「都」等範圍副詞並存競爭（參見張誼生 2000、2005），使得範圍副詞「並」逐漸退出歷史的舞台。

另一方面，語氣副詞「並」的否定預設功能是如何產生的呢？下文針對此功能的語用背景與語義環境，提出初步的看法。語氣副詞的語義泛化通常是在主觀性增強、語境影響的情況下產生（齊春紅 2008、沈家煊 2001）。例如：

- (92) 我覺得老闆的命運並不比一個下屬好，有時還比下屬慘。

此例的「並」主要是表達，說話人從個人的角度強調事實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老闆的命運比一個下屬好）。也就是說，說話人否定了一般人的預設。「並」具有學者們所謂的「否定預設」的功能。又由於主觀性增強，「並」的主觀性增加了句子命題的信息量。依據沈家煊（2001）的研究，這是一種元語增量用法。元語增量是指透過詞語的主觀性，增加句子的信息量。語氣副詞的元語增量功能就是透過語氣副詞的主觀評價，增添命題的信息量。同時，此例中的「並」顯示了說話者的主觀性。主觀性指的是，說話者透過明確的語言形式，讓聽話者認知到言語命題中

「自我」的關注（參見 Lyons 1982：102；Finegan 1995；Traugott 1989：31；Traugott and Dasher 2002；沈家煊 2001）。<sup>12</sup>以成份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來表示，「並」是〔+主觀性，+否定預設〕。下面再看二例。

(93) 你知道昨天地震嗎？

A：我不知道。

B：我並不知道。

我們在第二節已經指出，一般否定的回答可以是 A 句，或是回答帶「並」的 B 句。使用 B 句時，不僅是對某一事件的確認，而是回答者認定「說話者已經認為自己知道某事」。語氣副詞「並」的使用是一種否定預設。「並」同時顯示了說話者的主觀態度。以成份分析法來表示，此句的「並」也是〔+主觀性，+否定預設〕。

(94) 你應該知道昨天地震吧？

A：我並不知道。

上例的特殊之處在於，問話者使用了助動詞「應該」。「應該」是個認知情態助動詞（epistemic modal auxiliary），表達說話者或主語個人的主觀判斷與態度。由於在對話中，說話者和回答者都表達了主觀性，因此這是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的體現。交互主觀性指的是，說話者和聽話者同時透過明確的語言形式，讓對方認知到對話中「自我」的關注（參見 Traugott 1999：3；Traugott and Dasher 2002：20-23；沈家煊 2001）。同樣以成份分析法來表示，此句的「並」是〔+交互主觀性，+否定預設〕。

最後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學者們往往將閩南方言中較為存古的差比標記寫作「并」或「並」（陳法今 1982；林連通等 1993；李佳純、連金發 1995；李藍 2003）。<sup>13</sup>例

<sup>12</sup>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指出：說話者在某交際語境中發出某個語句時，要指定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言談內容，二是說話者對言談內容的主觀態度，三是說話者對言談參與者的態度。它們分別屬於語言客觀性（objectivity）、主觀性（subjectivity）和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

<sup>13</sup> 閩南方言的差比句至少有四種用法。包括「X+比+Y+A」、「X+並/并+Y+A」、「X+較+A+Y」、「X+A+過+Y」。其中 X 是比較主體，Y 是比較標準，A 是形容詞。詳細內容參陳法今（1982）；林連通等（1993）；李佳純、連金發（1995）。

如：<sup>14</sup>

- (95) 伊並我豪。(他比我厲害)
- (96) 我目珠並汝金。(我眼睛比你好看)
- (97) 伊並我較肥。(他比我胖)
- (98) 細漢的並大漢的加乖。(小的比大的乖)

鑑此，「並」不僅演變出連詞與副詞的用法，「並」更另闢蹊徑，發展出了差比標記的功能。從早期的文獻可見，表並排、並列的「並」發展出了「匹敵」、「比較」的用法。例如：

- (99) 俄而並乎堯禹。(《荀子·儒效》)
- (100) 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唐·李商隱·荷花》)
- (101) 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唐·李商隱·漫成》)
- (102) 西一石山鄧峯，高與此山鄧峯並。(《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一》)

針對「並」的差比標記功能，本文提出兩個初步的構擬。首先，差比標記「並」可能是由動詞直接發展而來，如下所示：

- (103) 並列義動詞→差比標記

第一種構擬在方言中可得到印證。錢曾怡等(2001:293)指出，山東方言以表伴隨義的「伴」作為差比標記，用法相當於官話的「比」。<sup>15</sup>「並」與「伴」具有平行的發展。例如：<sup>16</sup>

<sup>14</sup> 例(95)和(96)參陳法今(1982);例(97)參林連通等(1993);例(98)參李佳純、連金發(1995)。

<sup>15</sup> 儘管有關差比標記「比」的來源，學界並無定論，差比標記「比」也可能是由表並列的「比」直接或間接虛化而來。《說文·比部》：「比，密也。」《玉篇·比部》：「比，近也，親也。」《廣韻·質韻》：「比，比次。」《旨韻》：「比，並也。」例如：「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戰國策·齊策三》)「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資治通鑑·周顯王三十六年》)關於差比標記「比」的歷史發展，詳參魏培泉(2007)、張楨(2005)、趙金銘(2002)、李訥、石毓智(1998)、黃曉惠(1992)、史佩信(1993)、Peyraube(1989)、太田辰夫(2003 [1958])。

<sup>16</sup> 這四例參錢曾怡主編(2001:293)。

- (104) 他伴你個子高。(他比你個子高)  
 (105) 這里伴那里干淨。(這裡比那裡乾淨)  
 (116) 他伴我小三歲。(他比我小三歲)  
 (107) 這本書伴那本好看。(這本書比那本好看)

第二種構擬則是，差比標記「並」經由雙音節複合詞中的次動詞演變而來，如下所示：

- (108) 比並→「比」字脫弱→差比標記

早期文獻中可見表比較的「比並」，是以這樣的構擬確有其可能性。

- (109) 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唐·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110) 若教比並紅兒貌，枉破當年國與家。(《唐·羅虬·比紅兒詩》)  
 (111) 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語言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個可以比並聖人。(《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112) 那箇女子，可有些才貌？與我比並起來，還是他好？我好？(《清·李漁·鳳求凰·阻兵》)

考察漢語內部的差比句類型，此構擬似乎保留在閩南方言(參見林連通等 1993；李佳純、連金發 1995；李藍 2003；吳福祥 2010)。現代閩南語還保存著「比並」，用法相當於官話的「比較」。例如：<sup>17</sup>

- (113) ka<sup>1</sup> pin<sup>5</sup> kap<sup>8</sup> lang<sup>5</sup> boh<sup>5</sup> phi<sup>1</sup>-pheng<sup>7</sup>。<sup>18</sup>  
 家 貧 和 人 無 比並  
 (台語文 Concordancer 網站)

<sup>17</sup> 例(113)引自「台語文 Concordancer 網站」。此網站是由楊允言(2003)整理設計的臺灣閩南語口語資料網站(<http://iug.csie.dahan.edu.tw/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西元2011年2月10日上網)。此例出處承連金發教授指點，謹此致謝。

<sup>18</sup> 此處的閩南語音標採用教會羅馬字(Douglas 1873)標音，並做了一些調整。聲調改以阿拉伯數字表示：陰平(1)，陰上(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去(7)，陽入(8)。

家裡窮無法和別人比較。

由於目前掌握的資料不足，關於這兩種構擬的深入論述，我們將另行撰文闡述。

至此，我們對副詞「並」的發展進行了考察，初步揭示了「並」的詞彙語法化歷程。持平而論，由於歷時文獻語料掌握的情況不同，或分析的觀點與方法不同，對同一形式的發展過程，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sup>19</sup>

#### 四、「並」的語法化歷程

在上文的考察基礎上，這一節我們透過語言學理論解釋副詞「並」的語法化歷程，探討觸發「並」詞彙語法化的主要機制與誘因。<sup>20</sup>

動詞「並」朝向副詞的發展受到重新分析 (reanalysis) 的影響。透過重新分析，促使「並」的動詞性減弱而逐漸虛化為方式副詞。假如一個動詞不再是句子的唯一動詞，該動詞的動詞性就會減弱。這種句式不斷地使用，其詞義就會逐漸虛化，成為謂語動詞的修飾成分。重新分析指的是兩個成分之間的融合 (fuse)。融合本身也會導致邊界 (boundary) 轉移或消失。重新分析也可以進一步推動語法化的進程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詞彙的虛化往往是由於它經常出現在表現某種語法關係的位置上，從而引起詞義的逐漸虛化，並進而造成句法地位的固定。

方式副詞「並」之後重新分析範圍副詞，主要是以語用推理 (pragmatic inferencing) 為基礎的。語用推理指的是，話語交際中，參與者根據特定的語用原則，由一個語句的字面意義推導出會話含義的過程。依據語用推理原則，「並」的方式義蘊含 (entail) 了「並」的範圍義。進一步地說，語用推理需要以一定的認知策略

<sup>19</sup> 本文歷時的討論排除相當多特殊現象及零星用例。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古代漢語字典》、《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王力古漢語詞典》、郭齊(2000)、楊樹達(1978)、王力(1982)。

<sup>20</sup> 部分學者認為詞彙的語法化實際上是其所在構式 (construction) 語法化的附帶現象 (epiphenomenon)。本文不涉入這部分的爭議。有關構式語法化的概念，參見彭睿(2007)、Himmelman(2004)、Lehmann(2002)、Hopper and Traugott(2003)。

為基礎，這個認知策略即是轉喻 (metonymy)。轉喻一般是指一個意象基模 (image schema) 替代另一個意象基模的過程。Lakoff and Johnson (1980) 指出，人腦有許多的意象基模 (image schema)。意象基模是認知者透過身體與外界接觸時，所得來的認知模式。意象基模是動態的而且具重複性，普遍地存在於我們的經驗中。當我們接觸新的事物時，意象基模能夠幫助我們瞭解事物。轉喻側重在兩個認知域 (cognitive domain) 之間的相關性 (congruity)。「首領」就是透過「頭部」這樣的意象基模，進一步轉喻「領導者」。表方式義的「並」和範圍義的「並」的相關性在於：「兩個以上的論元同時經歷某事件或動作」，蘊含了「兩個以上的論元都經歷某事件或動作」。<sup>21</sup>聽話者依靠語境從說話者有限的話語中，推導出說話者實際要表達的意思，即「並」的範圍義。這種用法反復出現，透過語用推理，就會逐漸固化下來。<sup>22</sup>

有關範圍副詞「並」的產生與消失，類推 (analogy) 機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類推是指一個語法格式的表層形式變化，主要對應於已形成的語法規則的推廣和應用。類推拓展了語法的範圍，可以節省學習和使用的努力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範圍副詞基本上是從動詞直接或間接虛化而來，其發展趨勢具有極強的類推作用 (參看車淑嫻 2009)。長久以來，漢語的範圍副詞不僅共存、競爭、互相滲透，更進一步施加類推作用於彼此 (參見張誼生 2001、2005)。

「並」由表具體的動詞虛化為方式副詞，再轉為表抽象義的範圍副詞，充分顯示了兩種語義的抽象化。一是事件或動作的同時性，二是總括或量化工物的範圍性。Heine, Claudi and Hunnemeyer (1991) 提出了語法化序列：人 > 物 > 事 > 空間 > 時間 > 性質。從同時性的副詞進一步引申為表範圍性的副詞，這是一種時間朝向性質的語義延伸 (時間 > 性質)。從認知語言學來看，「並」由表時間概念的方式副詞發展為表語篇功能的範圍副詞，屬於時間域到邏輯域的投射。這種客觀時間域到主

<sup>21</sup> 關於歷史語言發展中，轉喻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可參見 Croft (2003)、沈家煊 (1999)。

<sup>22</sup>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提出語義演變推理理論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這個理論指出，在語言交際中，說話者和收話者對語義的主觀猜測、聯想、推理會引發語義演變，因此語義的演變跟語用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觀邏輯域的認知投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英語中表邏輯義的 *while* 就是由表時間義的 *while* 演變而來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並」從範圍副詞轉變為語氣副詞的過程中，主觀化 (subjectivisation) 起了巨大的作用。語氣副詞「並」可以表明說話者的立場和態度，即是主觀化的表現。主觀化是指，語言為表現某種主觀性而使用對應的形式或經歷相應的演變過程。如果主觀性在語言中編碼為一種明確的形式，或者一個語言形式經過演變而具有主觀性的表達語義，則成為主觀化 (參見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Traugott 1995)。主觀化是語言演變過程中的重要機制，反映人類語言系統與認知系統不斷創新的過程。Traugott (1995) 透過主觀化的概念說明語義演變的動因。Traugott 認為，一個詞的語義演變在不同的階段，受說話者對這個詞的主觀理解和推理的影響程度不同。在剛進入語法化的時候，說話者的影響不太大，但是隨著語法化程度的提高，說話者的主觀推理對語義演變的程度的影響隨之提高。「並」由範圍副詞演化為語氣副詞，表達了說話者的態度，正是主觀化的體現。<sup>23</sup>

從形態學的角度來看，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在跨語言的基礎上，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詞彙單向性 (unidirectionality) 語法化路徑 (grammaticalization cline)：實義單位 (content item) > 語法詞 (grammatical word) > 附著詞 (clitic) > 屈折詞綴 (inflectional affix)。他們認為兩個語法功能獨立的元素，變得緊密而且相互融合的過程就是形態化 (morphologicalization)，特別是附著詞轉變為屈折詞綴的過程。在形態發達的語言裏，語法詞或附著詞往往會經歷形態化成為屈折詞綴。孤立型語言 (isolating languages) 一般缺少豐富的形態現象的語言，語素之間的邊界極為穩定，少有模糊混淆。基本上，現代漢語沒有明顯的屈折形態標記 (inflectional morphology)。<sup>24</sup>吳福祥 (2005)、董秀芳 (2004: 165) 指出，漢語通常不是進一步語法化為屈折詞綴，而是跟另一個詞項發生詞彙化 (lexicalization)，形成意義難

<sup>23</sup> Traugott (1995) 是從歷時的角度探討主觀性。Langacker (1987) 則是從共時的角度來看待語言的主觀性。

<sup>24</sup> 事實上，不少西方學者都認同孤立型語言不具備一般形態化的過程 (參見 Traugott and Heine 1991; 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

以分析的詞內成分 (intra-word component)。<sup>25</sup>漢語語法詞或黏著詞的後續演變是詞彙化，而不是形態化 (morphologicalization)。即漢語詞彙的語法化模式通常為：實義詞 > 語法詞 / 附著詞 > 詞內成分 (參見吳福祥 2005)。

我們在第三節指出，「並」往往與單音節詞詞彙化形成凝固詞，例如：「並列」、「並行」、「並重」、「並進」等。儘管漢語的副詞是否為實義詞尚有爭論，此處我們採納吳福祥 (2005) 的看法，將漢語副詞視為語法詞或附著詞。<sup>26</sup>「並重」、「並進」、「並論」等偏正複合詞基本上是動詞，指涉兩個以上的論元同時進行某事、具有同等地位、或是受到同等對待。換句話說，整個詞項的中心語是動詞性的成分，而「並」是修飾語，是副詞性的成分。沿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得知偏正複合詞「並重」、「並進」、「並論」等是由語法詞或附著詞「並」與另一個詞項詞彙化，而原來的「並」從語法詞或附著詞轉為詞內成分。「並」最早是個動詞，之後語法化為副詞，接著再與其他詞項詞彙化。「並」的詞彙語法化模式呼應了吳福祥 (2005) 的研究，即實義詞 > 語法詞 / 附著詞 > 詞內成分。需要說明的是，假如將漢語副詞分析為實義詞，複合詞「並+X」的產生方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語法化是一種動態性的過程。從這一點來看，「並」從動詞虛化為副詞，呈現了去範疇化 (Decategorization)、專一化 (Specialization)、層次化 (Layering)、存古化 (Persistence) 等語法化特徵 (參見 Hopper 1991;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Traugott 1995)。去範疇化指在一定的條件下，範疇成員逐漸失去範疇中典型特徵的過程。去範疇化是一種思維創新方式，是語言變化與創新的重要途徑。「並」由動詞變為方式副詞再轉為範圍副詞，最後演變為語氣副詞，是一種去範疇化的過程。專一化是指，表達同一語法功能的多種並存形式，經過篩選和淘汰，最後縮減到幾種常用詞。單用「並」來表示總括範圍的用法基本上已經消失，現今常用的範圍副詞以「都」、「一共」、「總共」居多。層次化指的是，某一用法引申出新的形式

<sup>25</sup> 詞彙化 (lexicalization) 一般是指一個非詞彙的語言成分變為一個獨立的詞彙項的過程。此處所談的詞彙化指的是包含語法詞或附著詞的句式結構演變為一個獨立詞的過程 (參看董秀芳 2002)。

<sup>26</sup> 吳福祥 (2005) 指出，語法詞包括：助動詞、代詞、系詞、副詞、介詞、連詞、量詞。附著詞包括：體助詞、結構助詞。

時，舊的用法不一定會消失，新舊形式並存。動詞「並」發展為方式副詞之後，動詞「並」並未消失，動詞「並」與方式副詞用法同時存在。存古化是指詞彙虛化之後，還保有原先的特點。雖然用在否定詞前的「並」主要充當語氣副詞，但是多少還保有一點範圍副詞的意味，反映其存古的特性。

以上我們透過了西方語言學理論，探討「並」的歷史發展及其不同語法功能的產生機制。可以看出，語法化理論對於副詞「並」的發展途徑，能夠提供充分而且合理的解釋。

## 五、結論

總結上述的討論，透過副詞「並」的歷史發展及相關論述，可以得到如下初步結論：

一、「並」經歷了語法化鏈：動詞→方式副詞→範圍副詞→語氣副詞。動詞「並」進入了特定的句法結構，是其虛化為副詞的發生基礎。重新分析是「並」虛化為方式副詞的主要機制。方式副詞演變為範圍副詞的過程中，語用推理與轉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類推機制促進了範圍副詞「並」的發展。語境和主觀化則是誘發其發展為語氣副詞的關鍵。

二、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動詞的語義基礎往往決定了是否語法化為方式副詞。具有並列義、並行義的動詞容易發展出表一齊、一同的方式副詞。由於副詞「並」的用法專一化及其同類副詞競爭，導致了「並」作為總括、量化的範圍副詞用法逐漸消失。

三、副詞「並」的語法化體現了語言演變的普遍性和規律性。結構形式的變化往往是動詞虛化為副詞的基礎。由於結構關係和句法位置的改變，實詞由句子的核心轉變為輔助的角色，促使了重新分析的可能，從而導致副詞的產生。同類副詞的發展過程經常受到類推作用的影響。語用推理、轉喻、及主觀化則是促使副詞語義

泛化的主要動因。<sup>27</sup>前人的研究能為此結論提供重要性的啓示。限於篇幅，下文簡述張誼生（2005）的研究，揭示這樣的語法化模式具有普遍意義。

張誼生（2005）對副詞「都」的歷史發展，作了扎實詳瞻的分析。張文指出，「都」原為名詞，指都邑。後來用作動詞具有「聚集」、「總括」等意義。表示聚集義的「都」之後出現在動詞前，重新分析為範圍副詞。然而，一開始出現的範圍副詞「都」與現代漢語的範圍副詞「都」不完全相同。表總括範圍的「都」早先表示類同義，表達同一個名詞組都承受了某一動作或行爲。爾後，發展成熟的範圍副詞「都」可以語義前指，如主語，也可以語義後指，如賓語。這二種用法不斷競爭之下，語義前指（左向全稱量化）的用法逐漸占了主導地位。現代漢語的範圍副詞「都」最終是在其左向全稱量化的用法固定下而形成。

張誼生接著主張，在範圍副詞的基礎上，「都」進一步發展為語氣副詞。語氣副詞「都」的產生過程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在否定焦點的前面，由主觀情感強化發展成為強化否定語氣。另一條是在統括範圍時，由概括特例發展到強調極端。副詞「都」從統括對象到主觀表態。範圍副詞「都」形成之後，經常出現在「不」、「無」、「非」等否定詞的前面，主要用來對否定性命題進行全稱量化。隨著否定句中量化物件功能弱化，「都」的全稱量化功能也就開始退化，而主觀性情態功能則相應地得到了加強，於是加強否定的語氣副詞「都」也就逐漸形成了。結論是，副詞「都」經歷了以下的語法化鏈：名詞→動詞→類同副詞→範圍副詞→語氣副詞。

透過詞彙的平行演變，我們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探討這些演變的普遍機制與動因。總的來說，動詞主要是通過重新分析的作用轉為方式副詞（或是類同副詞）。範圍副詞如「並」、「都」雖然是各自語法化而產生，然而彼此之間的發展與競爭通常與類推機制有關。範圍副詞發展為語氣副詞的過程中，往往受到了主觀化以及語境（處於否定詞前）的影響。漢語史上經常可見發生在同時期或不同時期的平行發展（參見洪波 2000；張誼生 2001；丁邦新、張雙慶編 2002；張麗麗 2009）。由

<sup>27</sup> 張誼生（2001）主張，與副詞有關的虛化現象應該包括三個階段：(a) 名詞、動詞、形容詞向副詞的轉化；(b) 副詞內部由略虛向較虛的變化；(c) 副詞向更虛的詞類，譬如連詞、語氣詞的轉變。漢語副詞虛化的機制涉及了四個方面：結構形式、語義變化、表達方式、認知心理。

於「並」與「都」都能作範圍副詞，因此很容易一致地演變為語氣副詞。語言演變往往有豐富的平行發展，可以證明某些語法化機制具有普遍意義。

描述語言的共時面貌和追溯其歷時的發展是語法化研究的目標，目的是找出語言的形成過程與推動其演變的機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以副詞「並」的形成為出發點，串連副詞「並」用法間的內在聯繫。不諱言，本文依然存在許多研究空間。我們雖以語料庫作為檢索對象，然而未進一步以定量統計的方式，標注各個用法的出現次數、比率及朝代。又由於才疏學淺，論述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對於連詞「並」以及差比標記「並」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就需要另作專文研究，因而沒有成為本文的討論主軸。方言往往是補充文獻資料的依據。方言的用法能夠探索語法化歷程中的不同層次與特徵，而方言和官話也能通過比較得到相互印證。上述議題有待日後的努力。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資料

#### (一) 論文

- 于江：〈虛詞「與、及、并、和」的歷史發展〉，《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996），頁34-41。
- 史佩信：〈「比」字句溯源〉，《中國語文》6（1993），頁456-461。
- 李藍：〈現代漢語方言差比句的語序類型〉，《方言》3（2003），頁214-232。
- 李佳純、連金發：〈論閩南語比較式——類型及歷時的探討〉，曹逢甫、蔡美慧編：《臺灣閩南語論文集》（臺北：文鶴出版公司，1995），頁71-87。
- 李訥、石毓智：〈漢語比較句嬗變的動因〉，《世界漢語教學》3（1998），頁16-28。
- 車淑嫻：〈「全都」類單音總括範圍副詞歷時發展研究〉，《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2009），頁114-120。
- 何洪峰：〈從方式謂語到方式狀語的語法化過程及認知機制〉，《漢語學報》1（2010），頁36-44。
- 沈家煊：〈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4（2001），頁268-275。
- 沈家煊：〈轉指和轉喻〉，《當代語言學》1（1999），頁3-15。
- 吳福祥：〈粵語差比式「X+A+過+Y」的類型學的地位〉，《中國語文》3（2010），頁238-255。
- 吳福祥：〈漢語語法化演變的幾個類型學特徵〉，《中國語文》6（2005），頁483-494。
- 吳福祥：〈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兼論SVO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中國語文》1（2003），頁43-58。
- 洪波：〈論平行虛化〉，《漢語史集刊》2（2000），頁1-13。
- 馬真：〈表加強否定語氣的副詞「并」和「又」〉，《世界漢語教學》3（2001），頁12-18。

- 郭齊：〈連詞「并」的產生和發展〉，《漢語史研究集刊》3（2000），頁 19-35。
- 徐朝紅：〈中古漢語并列連詞「并」的發展演變〉，《語言研究》4（2007），頁 7-12。
- 曹煒：〈近代漢語并列連詞「并」的產生、發展及其消亡〉，《語文研究》4（2003）頁 37-39。
- 黃曉惠：〈現代漢語差比格式的來源及演變〉，《中國語文》3（1992），頁 213-224。
- 張頴：〈從漢語比較句看歷時演變與共時地理分佈的關係〉，《語文研究》1（2005），頁 43-48。
- 張誼生：〈副詞「都」的語法化和主觀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1（2005），頁 56-62。
- 張誼生：〈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中國語文》1（2000），頁 3-15。
- 張誼生：〈狀詞與副詞的區別〉，《漢語學習》1（1995），頁 80-83。
- 張麗麗：〈漢語使役句表被動的語義發展〉，《語言暨語言學》1（2006），頁 139-174。
- 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71（2009），頁 99-145。
- 曹逢甫：〈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14（2006），頁 2-15。
- 連金發：〈臺灣閩南語「放」的多重功能：探索語意和形式的關係〉，《漢學研究》22（2004），頁 391-418。
- 彭睿：〈構式語法化的機制和後果——以「從而」、「以及」和「極其」的演變為例〉，《漢語學報》3（2007），頁 31-43。
- 陳法今：〈閩南方言的兩種比較句〉，《中國語文》1（1982），頁 62-65。
- 溫鎖林：〈語氣副詞「並」的語法意義〉，《語文研究》3（2009），頁 13-17。
- 趙金銘：〈漢語差比句的南北差異及歷史嬗變〉，《語言研究》3（2002），頁 3-49。
- 劉承慧：〈先秦動詞類型及其轉化——從 Croft「因果鏈」假設談起〉，《語言學論叢》34（2006），頁 76-97。

魏培泉：〈關於差比句發展過程的幾點想法〉，《語言暨語言學》8（2007），頁603-637。

## （二）專書

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王力：《同源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1958]。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何樂士：《左傳範圍副詞》，湖南：岳麓書社，1994。

李孝定編述：《甲骨文字集釋》，全八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1965]。

林連通等：《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林義光：《文源》，林氏寫印本，1920。

周剛：《連詞與相關問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香坂順一：《水滸詞彙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 [1987]。

姜望琪：《當代語用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唐子捷：《語氣副詞「并」與「又」的對比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碩士論文，2007。

程伯鈞等：《文言虛詞》，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75。

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湖南：岳麓書社，2005。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78 [1928]。

裴學海：《古書虛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54 [1932]。

齊春紅：《現代漢語語氣副詞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

董秀芳：《漢語的詞庫與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1。

### （三）詞典、辭典

王力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編寫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 / 1957 級語言班編版：《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朱景松主編：《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7。

張雙棣、陳濤主編：《古代漢語字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漢字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6。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 （四）古籍電子數位化版本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

([http://dbo.sinica.edu.tw/Ancient\\_Chinese\\_tagged/](http://dbo.sinica.edu.tw/Ancient_Chinese_tagged/))

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

([http://dbo.sinica.edu.tw/Early\\_Mandarin/](http://dbo.sinica.edu.tw/Early_Mandarin/))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

(<http://db1x.sinica.edu.tw/kiwi/mkiwi/>)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古代漢語語料庫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 二、西文資料

### (一) 論文

- Himmelmann, Nikolaus P,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pposite or Orthogonal?" In W.Bisang, et al. (eds.)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4: 21-42.
- Hopper, Paul J, "Some Recent Trends in Grammatic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5 (1996): 217-36.
- Hopper, Paul J. and Sandra A. Thompson,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Language* 3 (1984): 703-752.
- Lehmann, Christian,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49, Wischer, Ilse; and Diewald, Gabriele ed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2:1-18.
- Lien, Chinfa (連金發),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t4* in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Approac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 (2007): 723-742.
- Lyons, J, "Deixis and Subjectivity: Loquor, ergo sum?" In R. J. Jarvella & W.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 Chichester and New York: John Wiley, 1982: 101-124.
- Peyraube, Alain, "History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from the 5th Century BC to the 14th Century AD,"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1989: 589-612.
- Traugott, Elizabeth C, "The Role of Pragmatics in Semantic Chang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6th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Vol II, ed. by Jef Verschueren,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1999: 93-102.
- Traugott, Elizabeth C,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ed. by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5-74.
- Traugott, Elizabeth C,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4 (1989): 31-55.

(二) 專書

- Bybee, J., Perkins, R., and Pagliuca, W,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Carston, Robyn,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2.
- Croft, William,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ouglas, Rev.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1873.
- Finegan, 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ed. by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arris, Alice and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eine, Bernd and Kuteva, Tani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eine Bernd, Claudi Ulrike, and Hunnemeyer Friederike,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Hopper, Paul J. and Traugott, E. C,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evinson, S,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aylor, Joh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raugott, Elizabeth and Richard,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Traugott, Elizabeth and Heine, Bernd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 Amsterdam: Benjamins, 1991.

